

一生沈醉在古籍中的

胡有瑞

毛子水

「我喜歡書。」毛子水教授笑吟吟地說着。

在學術圈，毛教授的酷愛書是出了名的。他愛買書，也愛藏書，更會唸書。

一襲長衫，一把布傘，佝僂着背，彎曲着腰，就這樣，毛教授時時出現在一間又一間的書攤前。

毛太太張蘭英女士也說：「他沒有別的嗜好，只喜歡買書。」

因此，朋友、家人和學生，都一致稱呼他為「愛書的毛公」。

愛書的毛公

那天，走進了新生南路巷中的毛公館，毛教授怡然地坐在沙發上，而椅畔、壁間，自然全有著書。

「喜歡書的習慣，我是從小就養成了。」

他特別強調，「我喜歡書，並非唸書，而是玩書。」在玩的範圍中，他喜歡宋版和孤本。

「中國的書，版本是極重要的，因為，古書的刻版愈古，愈好。」

「一本書出來了，在一刻、再印，又印之下，必會有錯誤和遺漏。而最早的刻本，經過幾十年、幾百年，木頭早就爛了。『早時的刻本，印的本子必然不多，才能流傳下來，當然，這些初刻本就最名貴了。』」



「搜集初刻本」，毛教授說，從小，他就立下了這一心願。

「從小，在家中，我最愛翻父親收藏的文獻通考，在金箋考中記載的全是古書的書目，書中所列，我是愈看愈有興趣，只是，當時在鄉下，想買那些書也不能買到。」

當他到北平去求學時，可就樂了。「北平，做過中國五、六百年的都城，在那兒，是古書最完整的地方。」

在北平一住幾近三十年，於是，毛教授就「得其所哉」的成天逛書舖。

離開北平已經快三十年了，毛教授真是無日不思念北平。「在那些日子中，最最痛快的事就是找古書，買古書。」

「北平還有一個好處，那兒天冷，好藏書，絕不必擔心被蟲蛀，書買了，放在那一年、兩年，不看也不必擔心事。」

就由於北平好藏書、好買書，他說：「我生平最喜歡北平，主要的原因就在此。」

摸摸身旁的書，毛教授的神色中，展現了一抹無

奈而神往的情緒，此刻，他的思緒必然又伸向了「那一大批遺落在北京的藏書」上了。

「那時，我並不全找古版的書買，我買的全是我自己喜歡唸的古本。」

「我生平最喜歡經選。」他說，這是有些歷史關係的。「中學時我唸到章太炎的一副對聯，『學術萬端，不如說經之樂。』那時科舉已經廢了，早已不治經學這一門，可是，我一看到這句話就非常喜歡，就覺得學經是極有趣味的。」

對「學術萬端，不如說經之樂」這句話欣賞不已的另一理由是：「當時，我很崇拜章太炎，那時革命風氣盛行，對章太炎的話也就更信服了。」

由於這一緣故，到了北平，進的雖是北京大學數學系，可是，整天逛書舖，採購的全是經學。

這一生他最得意的事的：「凡是能得到的，財力可以買的，我都買全了。也可說，經學的初刻本，全買齊了。」

「可惜，這些書如今全留在北平，一部也沒有帶出來。」說完，他輕輕地低嘆了一聲，嘆聲中蘊含的無奈，傷感和懷念，一絲絲的情緒，就那樣的飄散出

來。

從民國二年到民國三十八年間，整整的三十六年裏，除了到昆明的八年，以及到德國留學的七年，二十多年來，他就徜徉在故國山水中，也流連在古舊書坊間，那長段快樂的陶醉的日子，對八十多歲的毛教授來說，真是如雲、如煙，他有着說不出的懷念。

「在德國的七年，我也是全買書。」

「當然，在德國我沒有買中國經書的機會，買的都是有關數學的書。」

下了課，就逛書攤，買到一本好書，就拾進一分快樂。「我記得有同我買到一本書，難得又有趣。」

在書店中，他看到一篇數學大家Lantor的論文，而下端右角却有Dedekind的名字。「他們兩人都是十九世紀下半期，德國最有創造力的數學家，因此，一本書上竟有兩位專家的簽名，這是極富趣味的。」

「中國對西洋科學的接觸，是以數學為最早，數學中，又以幾何原本為最早。」有一次，在一本書目上，毛教授看到一本書，就是當年利馬竇翻譯到中國的幾何原本。「我看售價才十七馬克，當時我想，怎

可能，訂價太便宜了，三、四百年前留下的版本書，怎會只祇十七馬克。」

所幸，他真的寄錢去買了，結果，書商也把書寄了來，只是，他們特別附筆，書價真的寫錯了，原價應該是書價的六倍才對。」

「打開書一看，的確，就是中國幾何原本翻譯的根據。」毛教授說，當時他好快樂。「這就是買書的快樂處。」

毛太太在一篇「愛書的毛公」的文章中，曾經生動地描述過毛公購書的點點滴滴：

「他沒有別的嗜好，只喜歡買書。每次從國外寄到的書目，都仔細翻閱。要買的書，用紅筆在旁加圈，一本書目看完選完，他把要的重新選擇，圈外再加圈。幾本書目看完選完，他把要買的書目抄在紙上，在雙圈旁角加另外的記號；有這個另外記號的，是第三次選定的。他把這個書目帶去學校，請人爲他打字，寄函國外購買，幾星期後，回信來了，他能買到的，當然高興非凡；有時一本也買不到，已給他人捷足先得了。他雖然花了很多精神和時間，却不會感到沮喪。依然很高興地說：『可見英雄所見略同；好書

總是有人買的！』」

他的朋友黃得時教授也說：「毛教授逛舊書攤，但並不一定買書，舊書攤主人，看到他來了，就引以爲榮。」

在臺北的舊書攤中，他曾爲買到一本罕有書而樂，也會爲了一本失之交臂的好書而懊惱多時。

「記得，有次到一家熟書店，店主告訴我，有本鮑刻的聊齋誌異，這本知不足齋的書，是頗難得的，只是，我打開書，發現書的每一頁都散開了，一想，在臺北又找不到好的釘書技術，遲疑了片刻，我還是放下走了。」

回到家，愈想愈念念不忘那本書，可惜，再去時，店主說，書已經被一位日本人買走了。「想起來，我就懊惱，到現在，依然是念念不忘。」

有次到日本旅行，他依然是大逛書店。在東京，他買到了一本明刻的水經注箋，高興萬分，立即寫信告訴當時正在美國從事水經注研究的胡適博士，胡先生聽說後，立即要求毛教授寄給他。「他寄了一張支票給我，我還賺了一些。現在這本水經注箋還存在胡適紀念館中。」

說到買書的樂趣，他常常說：「你知道，我現在最想做的是甚麼嗎？我想找個好天氣，逛一整天的書店過過癮。」

已經八十多歲的他，身體可真健朗，微紅的面龐，溫文的氣質，就這樣，只要天好，他就必定去逛書攤，買好書，也可說，他已經買了六十多年的「書」，對一位愛書的人來說，這該是極過癮的一生。

從數學到經學

認識毛教授已經十多年了，初初採訪他時，總以為這位國學大師必然是學中文的。誰又想得到，他竟是北京大學數學系的高材生。

記得，每每與沈剛伯教授或是李濟教授聊天時，他們總會提到「毛公」，大家總都說，他書讀得勤，古書又鑽得深。

那天，我就特別請他談談他的求學經過。

他說：「我在中學時受到章太炎的影響，立志要讀經學，可是，那時科學已經停了，不過，京師大學堂還開有經學門。等到我中學畢業，那時已是宣統三

年，武昌起義已經開始了。到民國二年，我考京師大學堂時已經沒有經學門了。」

「沒有了經學，文學我又不願進，這時，想想與經學最有關的科學就是數學。」

「京師大學堂又改為北京大學，我填的志願就是天算門，後來又改稱為數學系，不過，課餘我自己自然是唸經學。」

唸經學，第一部該讀的是詩經。「而第一部刻版的詩經是陳奐的詩毛傳疏。當時我到書店去買，可惜買不到，跑了好幾趟才買了一本翻刻的，書價是便宜，不過我不滿意，後來，花了不少時間才買了一本原刻的書。」

「在大學時，我讀書的唯一願望是：我一切所要的書必須是原刻本，清楚又靠得住。」

「唸經書，不能不通說文，講文字的書，最早的是說文解字，其中又以經韻樓藏版的說文解字注最好，這部書，我這一生中真不知買過了多少部。」

「除了通說文，唸經書，還必須要知道中國古代的天文和曆法才行。」

說到這裏，毛教授說，唸論語，也不能不懂天文

。他舉了這樣例子：

「吾豈匏瓜也哉，焉能絜而不食。」

「這句話中，匏瓜，在古時均解釋為地上的瓜，實際上是天上的星名。」

「在論語的各項註本中，只有梁朝皇侃註，才說明匏瓜為星名，這部書原在中國，到了宋朝，只見到書名，很少看到這本書，但是日本卻有，直到清朝康熙年間，杭州一位商人將它帶回來，乾隆年間印出才有了這本書。」

他認為，談經學，或是研究論語，都必須讀文字學，天文曆法，此外更應該加入人情和世故，他說：「常有人讀通了書，有人不通，這就是腦筋的清楚和不清楚的區別處。」

他常說，一個真正會讀書的，必須能够分辨「沙」和「金」的不同，這樣，才能從沙中揀金。

教書的樂趣

北京大學數學系畢業後，他獲得機會到德國留學

在德國的那些年，他將時間投注到科學史的研究上。「因此，我回國來，就在北大講科學史和史記，來臺灣後，就在臺大開論語、昭明文選、和孟子等。」

在北平大學和西南聯大的執教歲月以外，他在臺大整整教了廿四年，退休以來的這些年，他每週分別到輔仁大學和臺大中文研究所去講課。

退休以前，他一直住在溫州街。

溫州街的臺大教授宿舍，已是一棟舊的日本式木屋，一進玄關，靠左肩邊的一間就是他的書房。

書房中的書可是真多，書架上放滿了不說，屋子的中間也全堆置着書，望着那層層疊疊的書，我常常想，這麼多的書，怎麼拿、怎麼看。

常常，在訪問中，他想起了書中的一句話，他會走到書堆之前，東抽一本，西拿一冊，他所要的字句就在手抽的書中了。

從北大、西南聯大到臺大，他一直是學生尊崇的老師，教學認真，學識淵博，是他受歡迎的原因，而純樸豐厚，怡然自得，又是他受崇敬的地方。

黃得時教授曾說，毛教授的學問極為淵博，他開

過的課程也多，他教學的時候，總是先指點學生做學問的方向與方法，很少在黑板寫，他說在黑板寫字，讓學生抄，就活像在抄字典。學生做學問就該靠自己，去開拓、耕耘，從書中去尋找屬於自我思考的方法，而不是活在別人的影子裏。

「一個讀書人，如果不能自我思考，自我判斷，那麼書唸得再多、再好也沒有用，那就是死讀書。」

黃教授又說：一個老師對學生的影響力可分兩方面，一是學問思想方面的，另一是人格品德方面的，而毛教授所綻啓出來的智慧光芒，已在我們遼闊的學術天空上，劃下了多彩多姿的痕跡，可是他對學子們人格品德的陶冶，其影響力可能遠甚於學問思想方面，尤其是他與人無爭，堅守崗位的做事精神。

對於教書，毛教授認為，是除了買好書，讀好書之外，人生的另一樂趣。

「我一直認為，教書應該是種義務，而不該是種職業。」

他說，年輕時，只一股勁地搜購書。「那時，一直想，大學畢業後，把這些書運回浙江老家，痛痛快快地讀一生。」

「沒想到，大學還沒畢業，中國的經濟狀況就變了，以前那種，收點租，守着祖產過一輩子的日子遠了，更沒想到，我竟靠教書過了一輩子。」

六十多年前，悠遠的日子中，住在寧靜的家園中，不事生產的讀書人，可以心無旁騖地鎮在古籍中神遊一生，「唉！」他長長地嘆了一聲，一個長長而飄渺的夢，就這樣地去了。

「一個人對知識的慾望，這就是一種快樂。」

「一個人總希望得到多些同學，更渴盼交得到些知音。」

忠恕的運用

朋友們常說：「毛教授是北大教授的典型。」

樸實、溫文、好學而敦厚，這是當年「北大」人的風骨，而廿多年來，毛教授就一直這樣保持着，無論時光的流逝，不管風尚的演變，他，就是他，不變，也不改，因此，學術界的友人都願接近他，從他身上去重溫那份「熟識感」。

我曾問過毛教授，他的人生觀。

他說：「做人的道理是千頭萬緒的，不過，照孔夫子的說法又很簡單，『吾道一以貫之』，因此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。」

毛教授說：「忠恕，我以為做人道理就不過如此了。」「體諒別人，對別人視為自己一般。」

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這是至理名言。他說：「世界上的宗教，無論是馬太福音，或是佛經，歸根究底，任何教義必然是符合這句話的。」

他也常說：「一個人難免在無心無意中，做出不高明的事來，這是人性，為什麼要老記着別人的缺點呢？」

淡泊和豁達，是他心境的寫照，就這樣，他逍遙在古籍中，也徜徉在人生的旅途上，他滿足復快樂。

他說：「我多想完成一件心願哦！」

論語今註今譯，是他晚年的著作，記得，他擁着一大疊這書的校稿時，那分戰戰兢兢，憐惜疼愛的神色，真令人起敬。

「我想，完成翻譯歐幾里得著的幾何原本的心願。」

這本幾何原本，毛教授說：「這是世界最古的教

科書，我國譯本，遠在明朝萬曆年間就出版了上冊，清咸豐年間又翻譯了下冊。」

抗戰時，毛教授曾譯過六卷，因此，他一直有個心願：在有生之年，一定要用白話文譯一遍。「翻譯的目的，不是為了實用，而是基於歷史的關係。」

那天，他很感慨地說：「我年紀大了，只怕無法做了。」

他說：「年紀大了後，我覺得記憶力比從前差了，專門的學問沒法做了，不過，普通常識反而清楚多了。」

他笑着說：「現在，比年輕時，偏見要少多了。」

他儘管說着老，可是，每當他拿着傘，佝僂着背，一早出門去逛書店時，他的步履、他的神態，依然健旺，也依然有勁。

愛書的毛公，就這樣，愉悅而有得地享受了六、七十年買書、讀書、教書和寫書的快樂，過了紫紫實實「與書為伍」的一生。